



(CFP 图)

家乡的夏天

□张 飞

池塘里,每到盛夏都开满了睡莲。我曾问过家中长辈,才知它们不是特地栽种的,不知风从哪里带来的种子,飘落在池塘里生根发芽,渐渐长叶开花。小时候的我喜欢蹲在池塘边,睁大眼睛盯着鱼儿在清澈的池水中游来游去,午后烈日当空,不想睡午觉的我便偷溜到池塘边的榕树下乘凉。那棵树年纪不小了,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才能围住。我常坐在它虬结的气根上,时而瞧瞧池中清雅的莲花,时而远眺田里翻滚的稻浪。有时鸟儿从枝叶间探出头,发现树下有人便会扑棱着翅膀飞走。望着它们远去的身影,我开始浮想联翩,盼着自己也能长出翅膀,混进鸟群在空中自由翱翔。

儿时的我也喜欢在乡间的小路上肆意奔跑,享受风在耳边呼啸而过的快感。跑累了停下来休息,摘一把路边的野草,我便拿它逗弄路过的鸡鸭。一旦发现邻居家养的大鹅出来遛弯,我定要凑过去挡道。看它被我拦住去路,在原地急得团团转,我就乐不可支。

又是一个仲夏夜,没有睡意的我拉开窗帘看夜景。月亮在混沌的夜空中徘徊着,我的思绪也随之越飘越远,不自觉还带上了几缕淡淡的乡愁。

记忆里的老家是美丽的,村前村后的

若问家乡何时最美?我会说的是夏季的傍晚时分。一到这个季节,我常会爬上老厝的天台,坐在上面看日落,夕阳总把天空染成橙红色,给远处的山峰镀上一道金边,红彤彤的火烧云,看起来好像谁在空中打翻了一盒的胭脂。家家户户的烟囱也升起了炊烟,丝丝缕缕缠着饭香,仔细闻还能猜出大家晚饭吃什么,比如我家是阿嬷做的咸饭,隔壁阿婆做的是炸醋肉。等到太阳在层层叠叠的燕尾脊后落下,大人们才会扯着嗓子,呼唤在外面玩耍的孩子们:“回来呷饭啦!”

城里的夏夜常让人觉得闷热,乡下则不同,这里入夜后,风仿佛带着井水的凉意,犹如阿公泡的仙草茶,清润又沁甜。这样的夜晚,我一向闲不住,总要约上小伙伴,提着竹篾编的小灯笼在村里“探险”。我们有时去老井边的石板下寻“土笋”,有时去老厝檐下找蝙蝠,更多的时候是跑去草丛逮夜晚才出没的昆虫。一群孩子在村道追逐嬉戏,不时还会被路过的长辈叫住,叮嘱不可玩得太晚,得早点回家睡觉,才能快快长高。

即使落单了,我也不觉得孤单,因为可以去村里的一位阿婆家玩。她也是我童年的“大伙伴”,村里人都说她有一双巧手,不仅会下地耕作、操持家务,还会缝补衣裤、修理物件。阿婆住的老屋离我家不远,我每次都是搬一张小板凳去串门,然后坐在门前的枇杷树下,一边看她修补坏掉的老物件,一边听她“讲古”。那些带着奇幻色彩的故事让我百听不厌,直到长大后回想起来,仍觉得十分有趣。

一阵凉风吹过,打断了我纷飞的思绪。再次望向窗外,夜色已经变得明朗,月亮高悬空中,还伴着星星点点。我掏出手机想给老家的亲人打个电话,又担心打扰他们休息,转念一想,罢了,不如就先枕着心头的念想睡去,或许很快又能在梦里重温在家乡度过的夏天时光。

(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)

架子床

□侯慧茹

今年家里重新装修,客厅水泥墙贴上了漂亮的瓷砖,日光灯变成带水晶坠子的吊灯,连沙发也换成实木款的。唯独阿嬷的那张旧架子床没丢,依然占据卧室一隅。

暑假回家,我像小时候那样与阿嬷挤在这张旧床上,翻身时听见床架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,我不由得好奇地问阿嬷为何不换一张大床,睡着更舒服。阿嬷听了直摇头,说她睡硬床更习惯。接着又念叨这张床陪了自己四十多年,早就跟家里的墙、梁成为“一伙儿”,哪能说换就换。

仔细想想,这张架子床的“模样”似乎从未变过。它由四根柱子撑起一个床顶,三面还围着挡板,板上雕刻了精致的花纹,即使时间过去许久,纹路依旧清晰。

床的外围还挂着一顶粉红色的蚊帐,纱面早被洗得发白,边角磨出了不少窟窿。但阿嬷总选择将它缝缝补补,一直不愿换新的。

这张床靠近床顶的位置,阿公还“加装”了一个用木板搭的置物台。它的位置不算低,我过去经常躺在床上,尝试伸直腿去够那些木板。可脚丫在空中晃了半天,始终碰不到木板,有次急了,我还在床上连蹦带跳,试图用脑袋去顶木板。后来个头长高,我站在床上,抬手不仅能摸到木板,还能轻松帮阿嬷拿置物台上的旧行李袋。时光就这般悄悄溜走了,曾经够不着的高度,后来变成随手可及的日常,如同阿嬷的白发,不知不觉也添了许多。

说到那个旧行李袋,也算是“老古董”了,上面没有锁扣,拉链一扯便能打开。我曾翻过里面装的东西,知道当中有家里的族谱,也有几本塞满旧照片的相册。不久前闲来无事,我又翻了一回那个行李袋,才发现里面东西多了一些,其中有几本阿公以前爱看的书,书中的内容各有不同,有酿酒的配方,也有治病的草药方子。有本书的封面已不见踪影,还散发着一股霉味。但翻开一看,还能瞧见阿公留下的笔记,我想这或许就是阿嬷将这些书收藏起来的原因。

关于这张架子床的回忆,总带着股热闹的劲儿。记得小时候我很喜欢跟堂姐们在床上玩“过家家”,大家各自扯一张床单当披风,在床上绕圈走,模仿电视剧

里的角色。有时懒得披床单,就直接分派角色,我抢着当“主角”,堂姐只得演“坏人”,有时还得反串“书生”,每次听见我们的笑声,阿嬷都会打趣说:“吵得能掀翻屋顶咯!”

这么想来,这张架子床的确不只是一件旧家具,它更像是一个“时光机”,装着一家人的生活点滴。阿嬷躺在床上,能想起阿公在灯下看书的模样,想起我和堂姐们吵吵闹闹的午后。看着那些雕花里藏着岁月的温度,补过的蚊帐兜着晚风的痕迹,连床架“咯吱”的响声,都像在跟过往打招呼。我猜阿嬷不愿换掉它,也是舍不得那些写满故事的岁月吧。

(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4级学生)

花季新语

感受夏日

□林欣桐

午后坐在窗前看书,听着窗外蝉鸣阵阵,倦意渐渐袭来。正想合上书去打个盹,我忽然瞥见一句诗“夏条绿已密,朱萼缀明鲜”,当下来了精神,想出门循着诗句去寻找夏日的踪迹。

此时离家不远的荷塘里夏日气息正浓。荷叶铺展如碧色玉盘,不时还会随风轻轻摇晃。满池绿叶的映衬下,朵朵荷花犹如倾国倾城的佳人,美得令人心醉,它们有的半拢着花瓣,有的露出嫩黄的花蕊。时而几条红鲤鱼游过,尾巴一甩,瞬间便把平静的水面“搅”得波光粼粼。我忍不住想伸手碰荷叶,谁知脚步惊动了躲在叶下的小青蛙。还没来得及看清,它就一头扎进池塘里,只留下层层涟漪让我回味。

夏日的雨总是突如其来。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转眼间又是乌云密布、电闪雷鸣。豆大的雨点从空中密集落下,掉在雨棚上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,远处老厝外墙上的滴水兽哗啦啦地“吐”着雨水,那声响比戏台上的鼓点还要喧闹。我站在屋檐下躲雨,抬头可见雨滴不停敲击着石板路,转眼间又汇聚成水流顺着地上的缝隙溜走。终于雨过天晴,天边挂起

一道彩虹,我刚想跑出去拍照,却发现脚下不知何时冒出一只蜗牛。见它慢悠悠地爬过湿漉漉的石板路,我只得跟着放慢了脚步。突然想起乡村的夏日,那里的村道边、田埂上、草丛里,也常能看见各种小动物。林子里的蝉是最活泼的,它们好像不知疲倦的歌手,声调忽高忽低,往往是一只“领唱”,接着便有无数只跟着和声。日落时,躲在柴垛下的蟋蟀开始叫个不停,纺织娘也会发出叫声应和,直到夜色降临,萤火虫才“提着灯笼”从树丛里飞出来凑热闹。这时,人们也纷纷搬出椅凳,或是在桥头,或是在树下,享受暑气退散后的清凉。皎洁的月色下,常见几户人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,欢声笑语随风飘向远方,好似也引得月亮笑弯了腰。

原来,夏日的景致是不需要刻意寻找的,它早就藏在荷叶的露珠里,在骤雨的鼓点中,也在蝉鸣的间隙间和每一个愿意停下脚步的瞬间里,如同书里说的“万物静观皆自得”,当目光掠过一片叶、一滴雨、一声虫鸣,夏日便悄悄“住”进了我的心里。

(作者系安溪县铭选中学初一年学生)

那一刻的幸福

□傅毓莹

去年夏天的天气经常阴晴不定,记得那天下学时,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,仿佛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我望着窗外,心里涌起一丝不安。果然,没过多久,豆大的雨点便砸落下来,转眼间就变成倾盆大雨。

看着有伞的同学们陆续离开教室,没带伞的我在座位上坐立不安。眼看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,窗外的天色更暗了,我心里开始盘算着家离学校就两站地,大不了淋雨回去。又过了一会儿,见雨势没有减弱,我便抓起书包下楼,随后将它顶在头上,冲进雨里。刚跑到校门口,就看见不少家长举着伞在等候,我左看右看,却没发现熟悉的身影。正打算硬着头皮往雨里钻,头顶突然一暗,雨好像停了,抬头一看,原来是母亲来接我了。她的刘海湿漉漉地贴在额头,估计是跑着来的,喘气声也格外明显。

“傻孩子,怎么不等我?”母亲说话时还带着喘,她一边把自己的薄外套往我身上披,一边解释说:“我从单位赶过来,路上有点堵,让你等着急了吧?”外套上还带着母亲的体温,我套在身上感觉犹如被一股暖

意包围,幸福感也随之涌上心头。母亲接过我的书包,又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,笑着说:“这蛋糕本想带回去给你当点心,要不要现在吃点,补充一下体力?”我打开盒子,先拿了一块塞进母亲口中,她愣了一下,随即笑得眉眼弯弯,嘴里却说着自己不爱吃甜的,让我多吃点。

回家的路上,母亲把伞一个劲地往我这边歪。刚开始我没在意,后来才发现她的一侧肩膀露在伞外,衬衫肩上的颜色深了一大片。我赶紧把伞往母亲那边推了推,她察觉后又把伞挪过来,还念叨着:“不用管我,你别淋着就行。”一边说着,母亲还一边把我搂紧了些,生怕我被雨水淋到。

我们母女俩就这样并肩走在雨中,伞始终偏向我的一侧。那一刻,我读懂了幸福,它其实就藏在带着体温的外套中,藏在那句“你别淋着就行”的念叨里。原来幸福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它就像母亲的伞把所有风雨都挡在了外面,只给我留下一片干燥的暖意。母亲的爱从不声张,却总把最好的都悄悄往我这边倾斜。

(作者系石狮市华桥中学初一年学生)

喜欢的旋律

音乐课上,老师问:“同学们,你们喜欢什么音乐?”有位同学反问道:“老师,您先说说看?”老师想了想说:“我更喜欢圆舞曲,你呢?”同学立马回答:“我更喜欢下课的铃声。”

爸爸:“没有,听了半天也没有听见你的名字。”

儿子:“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的名字后说等等了吗?”

爸爸:“说了。”

儿子:“那就是表扬我了,我一般就在等等里头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表扬

儿子:“家长会上老师表扬我了吗?”



文心初萌

快乐的暑假

□许翊兮

今年暑假,妈妈带我回外婆家小住。夏日的太阳好似大火球,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洒落,烤得地板发烫。这天外婆突然提议:“要不带你们去河边玩水吧?”听见这话,家里的孩子们都点头如捣蒜,没等外婆再开口,大家便冲进屋内翻箱倒柜,寻找玩水的工具。表哥提着水桶、水枪,表姐抱着游泳圈,心急的我和表弟还先换上了泳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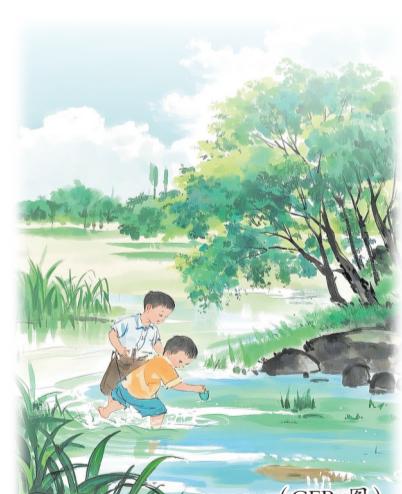
外婆家后山的那条小河四周绿树环绕,即使是炎热的天气,河边的温度也比其他地方低了几度。外婆把带来的西瓜放进河水中“冰镇”,随后又招呼我们过去帮忙,一起在岸上支起桌椅和遮阳伞。一切准备就绪,我便赤脚踏进河水中,感觉瞬间一股凉意顺着皮肤往身体里“钻”,舒服极了。我弯下腰,用手不停拍打河水,水珠好似烟花散开,又像流星般落下来,溅在身上凉丝丝

的。再转头一瞧,表哥表姐早已套着泳圈跳进河里,欢快地游泳去了。

突然,我的后颈一凉,回头看原来是表弟举着水枪在“偷袭”。于是一场激烈的“打水仗”开始了,有水枪的人忙着“扫射”,没水枪的人则直接用手泼。一时间,河面上水花四溅,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此起彼伏。大家笑着、闹着,欢笑声与水声交织在一起,犹如一首热闹的交响曲回荡在空中,久久不散。

直到玩累了,我们才被外婆喊回岸上休息。大家换上干爽的衣服,一边拿毛巾擦拭湿漉漉的头发,一边啃着冰凉的西瓜。甜丝丝的果汁在口中“爆”开,疲惫很快也烟消云散,感觉天气仿佛都没那么热了,连带拂面的风都变得轻柔,令人感到无比畅快、愉悦。

(作者系泉州市晋光小学六年级学生)



(CFP 图)

爱种菜的爷爷

□洪昭安

去年退休后,爷爷在家里院子的一个角落开辟了块菜地,种上各种各样的蔬菜。别看菜地面积不大,爷爷整天都在那里忙个不停,只要看见菜苗蹿高,他的脸上就会露出满足的笑容。

每天早上,东方才露出鱼肚白,爷爷便起床开始打理菜地了。他总是拿着水管在菜畦间慢慢挪步,浇水时手指还得轻轻捏压水管控制水流。我曾听他说过这样浇水才能让菜根充分吸收水分,又不会“喝得太饱”。给菜苗浇完水,他还得蹲下来拔草,为了能准确无误地拔掉刚冒头的草芽,爷爷还特意配了一副老花眼镜。

如果准备做饭时发现缺食材,爷爷就

去菜地现摘。每次走在菜地里,他都是小心翼翼的,生怕踩到还在生长期的“菜宝宝”。爷爷常能迅速通过蔬菜的叶子分辨它的长势如何,就像采摘胡萝卜时,他就告诉我:“只要看见叶子茂密,就说明地下的胡萝卜个头大。”根据他教的方法,我有次自己去菜地采摘蔬菜,果然从一把挤挤挨挨的绿叶下发现了一个又大又嫩的胡萝卜,带回去让爷爷做成菜,滋味更是美味可口。

爷爷有时还会蹬着三轮车去附近的养牛场买有机肥,回来后顾不得喝口茶,他又会马不停蹄地给菜苗施肥。爷爷经常在菜地一待就是一个下午,一会儿摸

摸菜叶,瞧瞧有没有菜虫来捣乱。一会儿扒开表层的土,看看菜根有没有缺水,就像照顾家里的孩子一样用心。地里的蔬菜都被他养得水灵灵的,左邻右舍只要路过瞧见了,定要夸这些菜长得好,一点不逊色菜市场上卖的。每次爷爷听了都会乐得眉开眼笑。

我有次问爷爷:“每天围着菜地转,不辛苦吗?”他却摇摇头,笑呵呵地说:“这叫‘老有所为’,可以亲手种出新鲜的蔬菜,还能看着家人吃得香,这就是一件快乐又幸福的事啊。”

(作者系南安市石井镇景江小学四年级学生)